

毓祖丁卣铭文与古代“归福”礼

叶正渤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毓祖丁卣铭文中的“虞”是地名;“归福”是古代的一种祭祀礼,是指把祭祀用过的酒和肉拿回来敬献给君主;“饔”通“饔”,是福的意思。

关键词: 毓祖丁卣; 铭文; 归福

中图分类号: K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17-03

晚殷时的毓祖丁卣,器盖各有铭文24字,铭文全同,只是行款的字数略有差异。现将铭文隶定并略加考释如下。

辛亥,王在虞,降令(命)曰:“归福于我多高𩚑。”赐饔,用作毓祖丁卣(奠)𩚑(簋)。

辛亥:即辛亥这一天。据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我国在夏王朝之前就已经有天干的名称。《吕氏春秋·勿躬篇》:“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稷作占岁。”大桡,名悉者(诸),据传是黄帝之师。黄帝是传说中华民族始祖之一,距今大约有四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虜首,毕沅说是“郛首”之误,其说是也。)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廑一名胤甲”,《史记·夏本纪》:“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今本《竹书纪年》云:“帝癸,一名桀”,《史记·夏本纪》云:“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夏之君主名胤甲、孔甲、癸,说明其时已有十天干之名称。又,《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这是说,我(大禹)娶了涂山氏之女(即女娲),从辛壬至癸甲,共四天,就去治水了。商的始祖名上甲微,是生于夏王朝时的人。可见,至少在夏王朝时,我国就已用十天干来纪日了。本铭只用干支纪日,而无年月,属于篇章结构不完整的记事铭文。这是早期铭文的特征。

王在虞:王,是晚殷时期的某个王,或者是帝乙,也可能是帝辛。虞,吴闿生《吉金文录》四·七云:“此为祭享之词。虞,从厂从巛,疑即《尚书》之翼室也。”《尚书·顾命》:“大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钊于南

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蔡沈《书经集传》曰:“翼室,路寝旁左右翼室也”;又云:“延入翼室,为忧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无统也。”知翼室为周天子处理政事所居之侧室。赤塚忠以为是祀室。

《说文解字》广部:“虞,行屋也。从广巛声。”段玉裁注:“行屋,所谓幄也。”引《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注曰:“四合像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曰:“今蒙古包类是。”杜迺松云:“甲文有巛,‘贞,巛佳不雨’,‘巛’应为‘虞’之本字,‘虞’为‘巛’之孳乳字,在巛地有行屋则加广。”^[1]按殷周铭文之体例,凡言在某,某一般均是地名;若是宫室之类建筑物,则一般曰格。如“王格太室,即立(位)”。当然也有曰在的。所以,此处的虞应是地名,可能有王的行宫之类建筑物。

降命曰:“归福于我多高𩚑”:降命,吴闿生曰:“降命即下诏也。《尚书》:‘我惟大降尔四国命’。”(《尚书·多方》)其说是也。不过,从铭文来看,降命者应是王。

归福,杜迺松曰:“‘归’、‘馈’音近相通。‘福’是供祭祀用的酒肉专称。”笔者以为,归,当如字读,回也,取回、拿回之义。福,本指用酒举行祭祀,即灌祭,后泛指祭祀所用的酒和肉,唐兰论之甚详。^[2]然而,“归福”的意义并不等于“福”。笔者在《“归福”本义考源》一文中认为,“归福”是指祭祀后将用过的酒和肉拿回来分送给他人。^[3]《国语·晋语二》:“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鸩,毒酒;堇,乌头,有毒,因指毒药。骊姬欲嫁祸于太子申生,故假托晋献公之名,让申生到曲沃祭其母齐姜,再把祭祀用过的酒和肉拿回绛。骊姬趁着晋献公出外打猎,便在酒与肉中下毒,

收稿日期:2006-3-30

作者简介:叶正渤(1948-),江苏响水人,文学硕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代汉语、古文字学、古汉语词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

然后叫申生把酒与肉献给他父。当晋献公发现酒与肉中有毒时，首先被怀疑的当然是申生了，因为归福之祭是他去操办的，酒和肉又是他献的，岂不知在归福的过程中骊姬趁机做了手脚。“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曲沃是晋之旧都，有齐姜之庙，绛是晋献公之新都，故曰“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可见归是取回、拿回的意思。福，在传世文献里也叫“胙”，《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这一史实云：“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即是其证。所以，“归福”也叫“归胙”。《说文解字》肉部：“胙，祭福肉也。”可见，“福”既指祭祀时所用的酒，也包括肉，名词。归福，则是指将祭祀用过的酒和肉拿回来，再献给君主，是一种祭礼。并不是一般的馈赠酒与肉的意思，也不是一种具体的祭祀仪式。

本铭文“王在虞，降令（命）曰：‘归福于我多高𡵓’。”可见，虞是王现在所处的地方；多高𡵓是将要归福之处，也即祭祀之所。介词“于”，表方向，相当于“从”，意为从多高𡵓归福。从铭文所记看得出并非商王亲自去祭祀，而是让其王室大臣去代为行祭的，应是铭文中的毓，故有“王降令（命）曰：归福于我多高𡵓”以及下文的“赐𡵓（福）”之语。否则，“王降命……”及“赐𡵓”等语就无从着落。

“归福”，也单称“福（自……）”，意思当与“归福”同。除了本铭外，还见于晚殷我方鼎铭，周初德方鼎、何尊等铭文，以及《礼记》、《谷梁传》、《汉书》等传世文献。

我方鼎铭：……咸与（举），遣福。王赐贝五朋，用作父己宝𡵓（奠）彝。

德方鼎铭：隹（唯）三月，王在成周，𡵓（侍）珷（武），福自蒿（镐），咸。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𡵓（奠）彝。

何尊铭：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珷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

我方鼎铭文笔者已有详细考释，今不复赘。^[4]至于德方鼎铭文，近日张玉金先生又撰文多所发挥，笔者于此就其中关键的几个字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𡵓字，杨树达早在1941年2月《吕鼎跋》一文中就指出：“此铭云吕𡵓于大室，𡵓字与《说文》徙字或体同。然徙于大室，与此文情事不合，则此非徙字也。愚谓此𡵓字当读为侍，谓吕侍王于大室也。侍字从寺声，寺字从止声，古文止止不分，二字之音复相同，故金文假𡵓为侍也。”^[5]笔者以为杨树达所说是也，白川静恐怕是采用杨树达之说的。

其次是福字，本作𡵓，异体较多，像人双手捧酒尊于示前祭祀之状，即唐兰所说的灌祭。有人将其直接隶定为裸，显然与字形不合，当隶作福为宜。此铭文“唯三月，王在成周，𡵓（侍）珷（武），福自蒿，咸。”知王在成周，是一地；福自蒿（即镐

京），则又是一地，与毓祖丁卣铭文、《晋语二》所言皆为两处相同，故知其中的福，亦当为归福之祭。

“福自蒿（镐）”，即从镐京（武王庙所在）归福于成周王所。咸，皆也，总括之词，指王于成周𡵓（侍）武王礼和福自镐两事。可见，去镐致祭者非成王本人，应是王室之大臣代为行祭者，所述情事与毓祖丁卣铭文、《晋语二》亦皆相类。

何尊铭文中的“福自天”，天指天室，或曰天室，亦当指位于镐京武王之庙中。此王亦在成周，且复禀珷王礼，故“福自天”，指于天室归福也。

由毓祖丁卣、我方鼎铭文观之，“归福”之礼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周代，至少在晚殷已有之。而且，归福之礼可以由直系之人代为之。《晋语》由太子申生到曲沃祭祀齐姜，殷周金文中未明言由谁代祭，但后世文献亦可证之。《汉仪注》曰：“祭天地五𡵓，皇帝不自行祀，还致福。”“皇帝不自行祀”，就是皇帝不亲自去祭祀。《汉书·文帝纪》：“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祠官祝釐”，是指由专职官员代王行祭；“皆归福于朕躬”，是说祭祀用过的酒与肉取回都献给了我君王，老百姓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由后证前，可知“归福”是指将祭祀用过的酒与肉拿回献给君主。

我，是商王自称，表明多高𡵓为王之所。多，本指数量多，与少相对，形容词。此处的用法略同于程度副词“很”。这种用法的变化，在西周初期的文献里就已开始。如：《尚书·多士》：“尔殷遗多士，弗弔。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多士，是形容词多修饰名词士。“我乃明致天罚，……比事臣我宗多逊。”“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逊，犹言恭顺；多逊，是副词修饰形容词，表程度，相当于“很”。又《吕刑》：“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多惧，是很害怕的意思。至今在我家乡盐阜一带江淮方言里仍曰“多高的”、“多深的”、“多大的”等，其中的多，都是形容程度深的。这大概是古语的遗迹吧。本铭之“多高𡵓”，当是指地势很高的𡵓。𡵓字当从山处声，是地名，字不识。此处当为殷商祖庙之所在地，故曰“归福于多高𡵓”。

赐𡵓：赐，赏赐。这里的施赐者亦即降命者，应是商王；受赐者亦即作器者，应是代王到多高𡵓行祭而归福的王室大臣毓。𡵓，当通釐，读若 xi，福也。这里的𡵓（福），也是指祭祀所用过的酒与肉，也即归福之福，而不是后世抽象义的福。《汉书·贾谊传》：“上放受釐，坐宣室。”应劭曰：“釐，祭余肉也。”徐广注：“祭祀福胙也。”《汉仪注》曰：“祭天地五𡵓，皇帝不自行祀，还致福。釐，音禧。”颜师古注：“禧，福也，借釐字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所以，赐釐，犹赐福。这两个例子表明，西汉时“归福”之礼还在实行，而且归福礼的做法与商周时期完全一样。因为受赐者得到王赏赐的是祭祀所用的福，因此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好象也受到神的赐福一样。这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故铸器莫告祖丁。

用作毓祖丁_𠄎：用，由、由此、因此。这种用法在上古文献里较多见。《尚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诗经·小雅·小旻》：“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作，做、铸，铭文中常见。毓，杜迺松曰：“‘毓’乃‘后’字，商人称先王为后。《尚书·盘庚》：‘古我前后’；《诗·商颂·玄鸟》：‘商之先后。’甲文中有关‘后祖丁’的刻辞屡见。‘后祖丁’有仲丁说，武丁说和且丁说……本铭的‘后祖丁’可能是帝辛（纣）的祖父文丁。”

先君称后，非自商始。《左传·襄公四年》：“有穷后羿”，则上古时已有之。《尚书·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后与臣对举而言，知后为君。商代彝铭中言为祖乙、祖丁、祖己、祖庚、祖辛、祖癸作器者颇多，一般皆直言“作祖某奠彝”，没有用“后”修饰祖某的。此铭之“毓”，当是奉王命代王行祭而归福之人，亦即受赐者、作器者也。祖丁是毓的祖父，不一定也是王的祖父，但肯定与王同宗。如果把“毓”作为“后”来理解，那么作器者就是王，整篇铭文就扞格不通。如铭文开头“王在廩，降命曰……”，这显然是用臣的口气叙述的，而不是王。又如，“赐釐”的主动者应是王，受赐者如果不是毓，那么铭文中就没有受赐者。因受赐而作器，这在西周铭文里多见。德方鼎铭里的德，何尊铭里的何，都是因奉王命行祭归福而受到王的赏赐，因以作器而纪之，这个毓也同样。我们不能脱离整篇铭文去解释单个词的意义。笔者在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时曾提出四条解释学原则，那就是：整体性和连贯性原则，规则性和稳定性原则，时代性和特殊性原则，联想性和创造性原则。^[6]这四条原则，无论是对出土文献研究，还是对传世文献的整理研究，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祖丁，由于缺少其他参照条件，尚难以确定是哪一位。本器不会早于帝乙或帝辛时。

𠄎，左从阜，右从奠，一般释作尊，闻一多释作“奠”，祭也，表明作器之用途，笔者在《商周青铜器铭文简论》中申其说。^[7]尊与奠本为一字，《说文·酋部》尊的正体即是后来的奠字，俗体即是尊字。现补充一例。妇方鼎铭：“（族徽）妇_𠄎己、祖丁、父癸。”“奠”字与本器及他器中的写法完全相同，此处只能释作“奠”，祭也；如释尊，铭文就无法读通。

末一字_𠄎，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4·59释作“炳”，吴闿生《吉金文录》四·七称“为标识，不入文。”恐皆非是。此字常出现在商代字数较少的铭文里，且多出现在簋、爵、卣等器上，有的单用，有的缀在铭文之后。从字形上看，应是簋字的早期象形文，只不过已线条化了。_𠄎上一横像簋的平口沿，左右像簋的两耳环，两竖是簋足的线条化。簋是商代食器之一，也是重要的礼器，因此，作为礼器之共名来使用也未尝不可。“殷”字发明以后，_𠄎字就不再用了，因而西周铭文里很少见。本铭“用作毓祖丁奠_𠄎”，与他铭之“用作某某宝奠彝”文例全同，可见释作簋字当不误。以上略陈鄙陋，以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 [1] 杜迺松：《谈毓且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文物》1984年第10期第47页。以下凡引杜文，均据此。
- [2] 唐 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 [3] 叶正渤：《“归福”本义考源》，《辞书研究》1999年第5期第152页。
- [4] 叶正渤：《我方鼎铭文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
- [5] 杨树达：《吕鼎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6页。
- [6] 叶正渤、李永延：《商周青铜器铭文简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 [7] 叶正渤、李永延：《商周青铜器铭文简论》，第201、219页。

Bronze Inscriptions of yuzudingyou (毓祖丁卣) and the ancient ceremony of Gui Fu (归福)

YE Zheng-bo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Yi (廩) 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yuzudingyou (毓祖丁卣) is a place name. Gui Fu (归福) is an ancient ceremony in honor of the past ancestors or gods. It refers to the offer of the wine and meat used in ceremony to the king or emperor. Li (釐) is the alias of Li (釐) and means good fortune.

Key words: yuzudingyou (毓祖丁卣); bronze inscriptions; Gui Fu (归福)

(责任编辑：陈剑)